

“抄手”与“包面”

□王皓熙

成都著名传统小吃“龙抄手”，想必许多朋友都品尝过，其以“皮薄、馅嫩、汤鲜”著称。自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创立以来，不觉已陪伴一代代的成都人走过了八十个岁月春秋，已然成为了成都的一张美食名片。来过成都的朋友大多都晓得，我们四川人常说的“抄手”，就是外省所言的“馄饨”，另外与广东人所称之“云吞”，福建人所谓之“扁食”，说到底其实都是一物，做法大同小异，口味各有千秋。外省馄饨之食用，多以白味居多，依各地不同之风土特色，在“鲜”“咸”“甜”等味上各有侧重。而在川渝地区，虽然也有像“龙抄手”这样以突出“鲜”味为主的白味抄手，但据笔者日常所见，更多的四川人还是对“巴蜀之辣”情有独钟。这“辣”若细论起来，又可分为：麻辣、香辣、红油、糊辣等，此外还有怪味、老麻、藤椒、蒜香等等。味型光是细数起来，就

已经令人口舌生津而食指大动。可见抄手虽小，其门道却真可谓别有一番天地，我们四川人“好滋味，尚辛香”之饮食传统于斯可见一斑。

然而，其实这抄手在我们四川，还有一种较少人使用之名称——“包面”，如儿化音的话就是“包面儿”。这个名字，顾名思义就是包起来的面皮，比起抄手来说，多了点贴切却少了些俏皮，故使用者要鲜少许多。笔者小时候在故乡川北地区，经常听外婆这样称呼抄手。犹记得第一次注意到外婆说吃“包面儿”的时候，颇有些不明所以，以为是要吃包子或者是面条，哪晓得外婆端上桌来的，却是一碗红汤抄手。回忆里，虽然外婆并不擅长家庭烹饪，但这一碗“包面儿”却的确称得上色鲜味美，令人念想，成为了我童年时代难以忘怀的味觉记忆。长大后，外婆已去世多年，“包面

儿”这一名称与记忆，也就随着外婆的离去而渐行渐远，几乎难以想起。

直到有一次出差到重庆，在渝中一家小店吃红油抄手的时候，听到旁边有位食客嘟囔道：“噫，今天这个包面儿有点咸喃。”脑子里蓦地闪现出外婆在世时的音容笑貌，与那一碗“包面儿”的香气喷鼻，一时内心悸动良久方息。再下箸时，才知眼角有泪，急忙以纸巾拭去，却又觉得自己好笑。思亲之情本乃人之天性，我又有何羞赧呢？返程途中，我用手机查询“包面”一词，才发现重庆也有好几个地区的人是如此称呼。可见，川渝在行政上虽分属两地，然而千百年来巴山蜀水，同气连枝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又岂是一纸区划所能泾渭分明的呢？“抄手”也好，“包面”也好，这些我们共同使用着的方言词汇所承载的，都是属于我们每一个土生土长的巴蜀儿女，最难以割舍的忆念与温情。

□王斌

整昏了

中午和老婆顶了两句，到厨房炒菜时心里头一直都还愤愤不平的。炒菜本来要放点白糖的，结果一大勺盐巴放下去，那一大盘炒肉硬是咸来吃都吃不得。神经一哈短路，明明是经常看到的人，可在楼道口碰到，就是紧到想不起来他到底是哪个？所有这些，在四川方言里头，都可以归之为整昏了。

整昏了的事情还多得很。在小镇上初中时，有回赶场天，帮到我妈到街上去卖包包菜。摊子才摆好，我妈说，她要去解个小手，叫我把摊子看到。

才过了一哈哈，就过来了

一个嬢嬢要买包包菜。那个嬢嬢买了3斤包包菜，付了钱，就走了。哪晓得，5分钟都没得，那个嬢嬢又转回来了，惊抓抓地说：“不对哦，小兄弟，刚才我只顾到拿菜，你还没有找我的钱得嘛。”幸亏我人小胆子大，马上说：“不对哦，嬢嬢，一块五一斤的包包菜，三斤包包菜，共四块五，你拿的五块钱，我找你五角。再说，我明明看到你把那崭新崭新的五角夹在一叠钱中间了。”那个嬢嬢看我是个学生娃娃，人又长得老实，不像说白的样子，赶紧掏出钱包来看。看到那张崭新的五角果然夹在钱中间，嬢嬢赶紧给我

道歉：“对不住，对不住，是我整昏了。”

前两天，我到附近的邮政营业所去取汇款。刚跨进营业大厅，那个高个子保安就过来了，热情地问我：“师傅，要整啥子呢？”我说：“来取汇款。”不知是我没有说清楚，还是保安没有听清楚，他一指旁边汇寄邮件、物品的大厅说：“要取东西到那边。”我晓得肯定是热心的保安搞错了，又说：“我是来取汇款单的。”“对嘛，对嘛。”高个子保安这哈应该是听清楚了，“我今天硬是被你整昏了。”“我才被你整昏了。”和高个子保安开着玩笑，他已在排号机上帮我排了号。

□张文海

催工雀

朋友微信发来一组杜鹃鸣唱的生态视频，一下把大自然拉到我面前，让人有近山识鸟音的愉快！

杜鹃有几种，鸣声听起来好象都在催工，所以成都平原农村，把它们统称为催工雀。

四声杜鹃，形体比画眉稍大，头部灰色，背部褐色，腹部有黑白相间条纹，翅长尾长。由于它的鸣声听起来是“么姑（儿）包脚”，所以俗称“么姑（儿）包脚”。也有人听起来是“快收快割”。因杜鹃的鸣声只在夏收双抢时节响起，这时既要收割田里的麦子、油菜籽，又要赶在小满前把秧苗栽下去，否则过了节令，稻子会产生白穗减产。

大杜鹃，灰色，形体像斑鸠。由于它的鸣声为“布谷、

布谷”，所以俗称布谷鸟。有首儿歌：“布谷布谷，那声好象对人说，立夏已到，雨水已足，快快栽秧。”栽插季节，看来布谷鸟比农人还着急，从早到晚，不停地催人“布谷、布谷”！

鹰头杜鹃，形体像燕子，但比燕子稍大，腹部浅红，背部浅黑。因它的鸣声听起来是呼唤“贵贵阳”，所以俗称“贵贵阳”。有一个关于贵贵阳的民间故事，说是有个后娘，叫两个儿子到南山去种豆，她给亲生小儿子的是可发芽的生豆子，给前娘大儿子的则是不能发芽的熟豆子。她对两个儿子说，豆子出苗了，你们才能回来。两兄弟拿着豆种出发了，哥拿的因是熟豆子，一路走一路吃，弟弟幼无

知，看见哥哥的豆子能吃、自己的不能吃，便和哥哥把豆种交换了。后来哥哥的豆子出苗了，他回了家，弟弟的豆子因永远也不出苗，他回不了家，死在山间。这位后娘害人终害己，死后变成一只怨鸟，每到夏收夏种时节，就四处呼唤她的儿子贵贵阳。人们一听到贵贵阳的呼声，农村就忙着双抢了。

还有一种噪鹛，身黑如乌鸦而稍小于鸦，因鸣声无特色，一直默默无闻。不过在双抢鼓劲团队中，它不会缺席。

杜鹃是农村人喜爱的鸟儿，可它们很胆小，我幼时在农村生活十多年，一直只闻其声，不见其形，直到看了视频，才知它们具体的模样，真是小隐隐于野的林间隐士。



征稿启事

方言一出，忍俊不禁。四川方言龙门阵《盖碗茶》版面推出以来，得到省内外四川方言作者的大力支持，为了让《盖碗茶》更加活色生香，方言故事层出不穷，我们向“有故事”的方言作者长期征稿，有好的方言故事，有趣的方言传说，都可以给我们投稿。字数1000字左右。
投稿邮箱：730156805@qq.com

奶乖

□米仓红豆

晚饭后，与妻转路。妻满面春风地说，我这个人奶乖（做作，作秀），走路一阵风，人又活泼开朗，大家都喜欢我哟。

奶乖，在四川方言中，也叫雅诗，意思是说，这个人做作，适应能力不强。

妻，长得奶乖奶乖的，虽说不上是富贵的牡丹花，但绝对算清新脱俗的栀子花。在四川方言里，奶乖的另一个意思就是“很可爱”。

妻，从小吃了许多苦，养成了吃苦耐劳的品格。在工作上从不奶乖，是一把好手。

“那个‘玻璃人’娃儿好造孽哦。”妻子一摆起小莎莎就眼泪汪汪。原来，妻的工作对象主要是残疾人等弱势群体。有一天，妻办公室来了一位背着背篋的妇女，她起身给这位妇女泡茶时，发现背篋里是一个“奶娃儿”。出于母亲的本能，妻仔细看了看背篋里的孩子，那孩子突然对着她甜甜地叫了声“阿姨好”。妻当时心里一惊，“这个奶娃儿哪个能说话喃？”

原来，这个孩子叫易山莎（小名莎莎），已经5岁，患先天性成骨不全症，俗称“玻璃人”。妻立即与所在社区和民政局沟通，很快给莎莎解决了低保、临时救助等问题，办理了残疾人证。

“咱们手脚健全，这是上天对我们的眷顾。”妻对工作总是充满激情，除了自己的帮扶对象外，还要具体负责行业脱

贫，为几万残疾人服务。妻常常自嘲，起得比鸡早，睡得比狗迟，干得比牛多，但是工作必须做好。

在家里的大事上，妻也拿得起放得下，从来不奶乖。前两年，我的岳父检查身体发现肺部有癌变，妻在短暂的惊慌迷茫后，为了给父亲治病来去奔波……每到星期天节假日，妻就陪父母耍农家乐，尽量让父亲忘记自己是病人；妻还把每年的公休假期攒起来，陪父母外出旅游。还不停地变着花样，换着口味，做着营养早餐。两年来，岳父长胖了，心情舒畅了，病情稳住了，连医生都觉得是个奇迹。

当然，妻，也有奶乖的时候。

那是前几年，妻做体检时，突然发现身体一项指标不好。到医院检查后，仿佛世界末日来了，走路打偏偏，她非常伤心地说，“贵娃，你还要我波？”“你在惹人说痴话蛮，哪个会不要你喃？我们还有那么乖的一个儿子，自己吓（吓）自己，你想逃避责任嗦。”我耐心地劝慰妻。后来，妻的病很快就好了。

“小贵子，穿花衣，年年春天来这里……”妻高兴的时候，会手舞足蹈地唱起《小燕子》来，只不过，里面的歌词被她天翻地覆地篡改了。有时，或是一下趴在我背上，让我像猪八戒背媳妇一样，背着她绕客厅转一圈，然后蜜蜂样哼着小曲儿，拿着拖把搞清洁去了……

□胡华强

爹墨

在川渝民间，王木匠是所有整脚木匠也就是二跛跛木匠的代名词。板凳的腿，并不是垂直向下，而是往外有一定角度的倾斜，扩大支撑面，以确保板凳的稳定性，这个倾斜的角度，就叫“爹墨（念作zhā mō）”——就是墨线向外爹开的角度。“爹墨”是做好板凳的关键，引申为事情的玄机。“忘记了爹墨”常常用来表示“关键处没弄醒醒”“没意识到过经过脉的地方”“对关键之处不敏感”“对关键信息不了解”等意思。于是，有了一个川渝方言歇后语：王木匠做板凳——忘了那点爹墨。

初中时我对化学很痴迷，但有时还是有做不出来的题。拿去问老师，老师总会把我额头一戳，慢条斯理地说道：你娃娃忘记了那点爹墨了哈！那点爹墨，原来是化学反应过程中有水生成。

别人做生意赚钱，你做生意

折本。可能是你没有懂起管控货品质量的爹墨，或者是消费者心理的爹墨，或者是经营方式的爹墨，甚至商业信用的爹墨。

有个痴迷文学创作的朋友，在一次相聚喝茶的时候禁不住感叹：热爱文学二十年，成功地把自己爱成了一个贫困户！旁边另一个同样是文学爱好者的朋友说道：那是你还没有搞懂其中的爹墨。我在旁边沉默地喝茶，心里暗暗感叹：搞文学的，想靠文字发财，又有几个搞懂了其中的爹墨呢？

世事太复杂，处处有爹墨。搞懂其中的爹墨，不忘其中的爹墨，这是每个人都希望做到的。也正因为如此，事事搞懂爹墨，几乎不可能。搞不懂爹墨要吃亏，不懂装懂更要吃亏。能懂的爹墨，是你的运气；不懂的爹墨，是你的福气。顺其自然，难得糊涂——明白这个道理，也许才是懂起了人生最大的爹墨。